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衰

——以萧朝贵神化历程为中心的考察

刘 晨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上帝教世俗化了基督, 同时神化了萧朝贵。萧朝贵生前的自我神化, 所依托的重要手段是出色的“巫术”表演, 主要为催眠术。他在死后才真正获得神格, 洪秀全授其为太平天国至高神。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身份, 有着互相印证各自神性和维护上帝教神学理论体系的意义; 一方面则出于一个死神制衡另一个死神的阴谋。萧朝贵的神化历程是反映上帝教兴衰始末的典例, 也是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缩影。

关键词: 太平天国; 上帝教; 萧朝贵; 神化

中图分类号: K2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92-05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人化了的上帝, 仅仅只是神化了的人之显现而已; 因为, 上帝之下降为人, 必然以人之上升为上帝为前提。”^[1] 于是,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世俗化了基督, 也就神化了“天父”、“天兄”的代言人杨秀清、萧朝贵。

而萧朝贵尤为特殊。首先,《天兄圣旨》是反映上帝教神学体系和运作模式的完整经典(《天父圣旨》现存不全), 是天兄及其代言人萧朝贵的完整语录, 极为详细形象地记录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历史。太平天国唯此一部。其次, 萧朝贵具备特殊的身份, 他非上帝之子, 却为上帝神话体系之核心, 具有完整的神化历程, 实为上帝教不倒“丰碑”。太平天国唯此一人。因此, 萧朝贵的神化历

程是反映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兴衰始末的典例, 也是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缩影。

学界对上帝教的组织架构、权力消长以及与太平天国兴衰的关系研究较多,^① 但对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变异而成的上帝教之神话的谱写历程和兴衰轨迹缺少深入的分析, 更无以经典人物个案为视角(对萧朝贵的关注尤为稀少), 透视上帝教和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研究。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 上帝会创始人冯云山被紫荆山士绅王作新捕拿, 上帝会陷于危机。次年三月,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 安抚会众。九月, 萧朝贵学步于杨秀清, 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从此, 原本声名不著的萧朝贵脱颖而出, 开

收稿日期: 2013-08-12

作者简介: 刘晨(1986-), 男, 山东滨州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太平天国史。

①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 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上帝教的权力消长, 参见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 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苏双碧《〈天兄圣旨〉——洪、萧互相利用的产物》, 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刘晨、刘平《“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 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关于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兴衰的关系, 参见宋德华《拜上帝教: 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产物》, 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 刘惠君《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衰》, 载《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1期等。

启了一段“由人到神”的神话旅程。

一、“法术”

在生前,萧朝贵的“神化”主要表现为自我神化,他所依托的重要手段是出色的“巫术”表现。

“巫术”实际是各种人神交通手段的统称,在不少史料中往往也被称作“法术”、“道术”、“方术”,统治者多以“妖术”、“邪术”视之。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巫医、扶乩、叫魂、圆光、跳神等。天父天兄下凡,实际是从重巫尚鬼的广西浔州地区盛行的降僮、跳大神结合基督教教义变异而来,它的本质同巫觋并无区别。但问题的本质并不能取代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萧朝贵所施“法术”的确颇具神话的奇幻。

其一,“战妖”。

(辛开元年三月十八日)超升教导未毕,天兄忽然叫南王曰:“拿云中雪来。”南王递云中雪。天兄大战妖魔。天兄曰:“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又曰:“任尔妖魔一面飞,总不能走得朕天罗地网过也。”又曰:“红眼睛,尔好汉就尚来!朕看尔尚变甚么怪!”^{[2]87}

萧朝贵“战妖”可谓专业。所谓“战妖”,实际是萧朝贵的独角戏,只要投入、卖力,就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其二,“灯照面”。

(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先将灯烧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烧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书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今日是天做事,不是人做的。是人做就难了。^{[2]80}

“灯照面”必须逐一进行,似不是一种能够集体操作的行为。灯火照面可以使人在心理上发生某种变化,有灵魂净化的畅快感,或与色彩对人的情绪、心理产生影响有关。研究表明,视觉现象并非完全客观存在,受主观影响较大,“当人的大脑皮层对外界刺激物的分析、综合发生困难时就会造成错觉;当知觉与过去经验发生矛盾时,或者思维推理出现错误时,就会引起幻觉。色彩的错觉与幻觉会出现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变化”^[3]。

人的第一感官是视觉,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就是色彩了。比如,在黑暗的深夜,点燃一根蜡烛,先看一会点亮的蜡烛,然后闭上眼睛,视觉后像就

会出现,黑暗中蜡烛的影像又会重现。这就是色彩造成的幻觉。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红色对身体具有一定的‘刺激性’,一旦植物性神经系统受到影响,身体内部整个系统都会被刺激并加速运行”^[4]。所以,火红的烛光在特定环境下经面庞留滞,积极、热情、庄严、力量、幸福等感观便会通过神经组织传递给大脑中枢。如果加以心理上的暗示、疏导,灯火照面唤醒被照者之心的奇幻现象便会发生。

其三,“超升灵魂”。

(庚戌年正月十六日)天兄谕唤众小到,逐一断过,要谨口,逐一超升,各魂升天堂。^{[2]36}

(辛开元年三月十八日)叫南王、秦日纲着人吊各军军长、百长、营长各带齐各营内兵将到来。陆续超升众小弟灵魂登天堂。^{[2]87}

所谓“灵魂登天”,实际就是使人入睡。《天兄圣旨》记载,“天兄登时带西王登天。约有一时……西王既醒,天王问曰:‘妹夫,这等好睡’”^{[2]6-7}。王庆成先生认为:天兄能使众多的人“登天”,可能是某种催眠术。^[5]姚周辉先生也指出:“所谓降神附体风俗,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催眠风俗。”^{[6]100}

催眠术(hypnotism)是指“施术者用人工方法,即语言、动作或其他单调的弱刺激对被催眠者的精神进行诱导,使被催眠者进入觉醒与睡眠之间的过渡状态,忘却了正常状态下的各种观念与思绪,绝对听从施术者命令的技术”^[7]。催眠术的方法较多,萧朝贵所施似是幻觉催眠,只有让受众在类睡眠状态下产生幻觉,才能完成登天见神的具体操作。

催眠状态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种:轻度、中度和深度。幻觉催眠只有在深度催眠状态下才能进行,这就对萧朝贵实施催眠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人类普遍具有可暗示性及主动接受暗示的心态,暗示效应取决于暗示者能力的大小。当受众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开始与催眠师保持感应关系,“很容易接受催眠师的动作、视觉和声音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幻觉性暗示”^[8]。在这种状态下的受术者表现为“能够说话、走路,睁着眼,完全麻木,完全没有记忆,呈现高度的暗示性,失去自制和判断力,绝对听命于催眠师,如果告诉他完全看不到存在的物体,他便视而不见,甚至还可以执行更复杂

的预定命令”^{[6]100}。狂迷的会众们出现登天的幻觉正是在深度催眠状态下潜意识的体现，他们于灵魂升天前已然在潜意识里存有一个可以进入幸福的物质天境。

冯尔康先生总结姚周辉先生关于降托神灵附体风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催眠术 术师暗示 (诱发) 人体特异功能——“降神附体”的实现(狂迷心境中的鬼神世界)^{[6]4}

可见术师的暗示作用是关键。当然也要选择受暗示的对象，上帝会成员大多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感受性相对较高。萧朝贵在为会众超升灵魂前的“逐一断过”，很可能就是类似“暗示”的一系列术前准备活动。

但“超升灵魂”绝非纯粹的催眠术，有时萧朝贵可以同时为数人、数十人超升，这或是集体催眠致幻的现象，当借助药物的迷幻、麻醉等外力作用使人产生幻觉。

最为离奇的，莫过于萧朝贵可以让洪秀全与他在天上的“正月宫”相会，并有一番“我因为尔，心肠都激烂也”等温情脉脉的对白。^{[2]10}

洪秀全与天妻见面，是通过正月宫“下降”的方式，而非洪秀全“升天”，所以在人间扮演正月宫的当是萧朝贵。由于她只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人物，萧朝贵不必进行人格转换，只需模仿女子的声调即可，这是较为简单的。

但是，洪秀全在心理上应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至在十余年后仍对此事加以认证，写入官书。可见，在深度催眠状态下，通过萧朝贵的暗示，洪秀全产生幻觉，见到幻象，萧朝贵的语言暗示什么，洪秀全实际就能看到什么，这是一场具有强烈幻象色彩的体验。

萧朝贵的“法术”，必然也包含一定的欺诈。但如果这一切都是在煞有介事地欺骗，萧朝贵和他的配角们表演得真是天衣无缝！因此，萧朝贵作为暗示者的功力一定不浅，否则一味的没有效验，天兄下凡的神话根本无法在上帝会内立足。

现存《天兄圣旨》可能已经过洪秀全删改，^①因此萧朝贵的“法术”也并一定没有失手的时候。

催眠术在受术者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注意力无法集中时，很难成功进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指出：巫术失败时，可归为敌对力量的破坏，归于习惯、仪式或符咒中的错误，归于未完全遵守禁忌等。巫术仪式的结果是成功与失败并存，而对其解释的伸缩性很大。美国经济人类学家博安南(Paul Bohannan)认为：对科学来说，1/6 的成功率是不够的，但对巫术来说，这样的成功率却可以充分证明一种巫术观点。^[9]

萧朝贵的“法术”虽不同程度存在愚昧的成分，但绝非完全欺诈骗人的迷信。因为巫术作为一种习俗信仰，本身即有心理或精神的作用。萧朝贵、杨秀清正是利用这种神奇的力量不断神化自我，谱写了上帝教的巨大神话，创造了“小天堂”的奇迹。萧朝贵生前的自我神化，实际也是上帝教宗教神学体系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另外，正如我们不能否定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我们也不能否定萧朝贵的“法术”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阶段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丰碑”

萧朝贵在死后才真正获得太平天国的“神格”，主要表现为爵衔的变化。这一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上帝教和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变迁。

杨秀清时代，首义诸王的封赏基本止步，杨秀清却相继获得“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的宗教称号。咸丰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初，洪秀全试图打破杨秀清在宗教权力系统的垄断局面，授意秦日纲遵旨颂赞。秦日纲等奏称：“我主天王是日光之照临，万方普察，我东王列王是风云雷电光之敷布，化洽群生……荷蒙天父明示我主天王及我列王皆系天父派定，上应天象。”^{[10]136-137}于是，萧朝贵等四王同加宗教称号，萧封“雨师”，即雨神。

洪秀全此举实为在东王与列王之间制造适当的平衡，向军民表明东王虽是圣灵，但风、雨、云、雷、电是平列的，而天王是“日”，他们都是天王的

^①王庆成先生认为，现存英国图书馆的《天父圣旨》(1册)和《天兄圣旨》(2册)“从《天兄圣旨》卷首的‘诏书总目’二十九部，可推知此册《天兄圣旨》当印行于1860年。但两书均有铲版痕迹，初刻始于何时，现难确知。”(王庆成《记几种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1年第1期)可知现存这两种书都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后期重新刊印的。

臣子。

萧朝贵等虽授神位，但终杨秀清之世，再未见有加封的记载，杨始终位列诸王之上，具有节制诸王的特权。

天京事变，人心涣散。洪秀全图治无门，只得再祭神器，精心打造上帝小家庭（其核心成员是天父、天兄、天王、幼天王）。^[11]但天父代言人杨秀清死于内讧，天兄代言人萧朝贵战死长沙，上帝教义残缺不全。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洪秀全只得恢复杨秀清的头衔，并进一步提高萧朝贵的神格。

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十月，杨、萧、冯、石四王（名义上）进献戊午八年新历，萧朝贵的头衔是：

太平天国传教世圣主天兄耶稣太子圣旨
圣神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12]193}

洪秀全为萧朝贵增加了“传教世圣主天兄耶稣太子圣旨”的神爵，意在重申和强调萧代天兄传言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加封“圣神雨”，洪秀全曾指出“天父天兄才是圣也”^{[13]36}，洪秀全都不能称“圣”，萧朝贵是太平天国第三个可以称“圣”的世俗人（“圣神风”杨秀清、“圣神电”石达开）。

接着，洪秀全开始精简上帝小家庭的成员。韦昌辉早先除爵，石达开的“电师”、冯云山的“云师”被取消，韦、石、冯脱离神界。后来洪秀全则只承认他和杨秀清是上帝之子。咸丰八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十一月，洪秀全在给英国特使额尔金（James Bruce）的诏书中说：“朕乃上帝第二子，哥暨东王同胞连。”^{[13]44}他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中说：“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10]85}

杨秀清作为天父之子和天父代言人，当天父天兄体系中最有关系的人物。萧朝贵既非上帝亲子，又与洪秀全没有血缘关系（无论天上还是凡间），他的地位看似无足轻重。但不久洪秀全又明确了萧朝贵的“帝婿”身份，戊午八年新刻《醒世文》载：“帝婿雄心护真主，右弼军师甚艰辛。”^{[14]504}所谓“帝婿”，非指天王妹婿，而是上帝女婿，在太平天国中唯有天父可称“帝”。也就是说，洪秀全同时确认萧朝贵也是上帝小家庭的核心成员。

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十月，太平天国诸王进献辛酉十一年新历，萧朝贵的列衔称号又有变化：

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传教世圣主先师
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雨电右弼又正军师殿
前军西王^{[12]203}

萧朝贵的称号增加了“天朝九门御林”及“殿前军”。面对急遽恶化的战争形势和内轻外重、事权不一的朝局，洪秀全只好诉诸宗教，强调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过去的五军都成了天王的直属部队，即使是死去的东、西等王也仅从属于护卫天王的御林体系。

“圣神雨电”的封号拓展了萧朝贵的神权。在辛酉十一年新历中，出走的“圣神电”石达开由神而真正还原为人。萧朝贵上应雨、电两种天象，成为上天司雨司电之圣神。

几个月后，洪秀全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终于固定了自天京事变以来不断变化的诸王衔号。萧朝贵职爵如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教世圣主天兄
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
顶天扶朝纲西王^[15]

“顶天扶朝纲”一词，洪秀全言明“某军等字俱除去，换刻五字世袭长”^[15]，其实还是直属天王统辖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萧朝贵的“圣神雨电”被改为“圣神上帝之雨电”，杨秀清的“圣神风雷”被改为“圣神上帝之风雷”，这与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传教士的来访，并与洪秀全在宗教上产生争执有关。“上帝之雨电”、“上帝之风雷”即洪秀全力持神人同形，驳斥三位一体的表现。

萧朝贵的神格最终得以确定，成为太平天国名副其实的至高神，洪秀全称赞他：“丰功盖世，永远威风。”^{[12]371}在《朝天朝主图》中，萧朝贵与杨秀清的位次并排位列荣光大殿之最前。^{[14]673}

三、结语

在太平天国军民心中，萧朝贵是一座不倒的丰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这本身就创造了神话。永安五王，杨秀清死于内讧，贬为“东孽”，后来平反为神，由人到神再到鬼继而恢复神位；冯云山早期战死，由人到神再到人；韦昌辉被除爵，称“北奸”，由人到神再到鬼；石达开则由人而神复为人。唯一没有经历大起大落的首义诸王仅有萧朝贵一人。洪秀全对萧朝贵的崇礼之隆，或许表达

出他对萧的无限缅怀。

萧朝贵的神化历程,见证了上帝教巨大神话的兴衰始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期太平天国的涣散和上帝教教义的苍白无力。洪秀全在困境中无法找到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亲贵与功勋、宗教与世俗关系的方法,只好诉诸神的力量,妄图重整一盘散沙的太平天国山河。已故的杨、萧仅是洪秀全的两颗棋子,但杨秀清由“东孽”顷刻间褒为“东升”,有洪秀全难言的苦衷,因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身份,有着互相印证各自神性的意义,于是他们也就成为“父子公孙”体系不可或缺的捍卫者。对萧朝贵而言,维系神性的平衡只有依靠“帝婿”的外戚角色。萧朝贵能够紧跟杨秀清之后,成为不相上下的圣神,还出自于洪秀全需要一个死神制衡另一个死神的政治阴谋。

事与愿违,正是这些荒诞的手段葬送了洪秀全亲手缔造的人间天国的命运。风暴过后,上帝教与萧朝贵的神格一样,在瞬间烟消云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 [1]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87.
[2]王庆成. 天父天兄圣旨[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 [3]席跃良. 设计色彩[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23.
[4]哈拉尔德·布拉尔姆. 色彩的魔力[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21.
[5]王庆成.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J]. 近代史研究,1985(2):191-239.
[6]姚周辉. 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探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7]施代仁. 神奇的催眠术[M].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87.
[8]吉尼斯. 心灵学——现代西方超心理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10.
[9]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5-26.
[10]金毓黻,田馥庆. 太平天国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吴善中. 洪秀全的家庭生活及其影响[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85-89.
[12]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15]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太平天国(三)[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3.

Shangdi Jiao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Rise and Decline

LIU Chen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hangdi Jiao had secularized Jesus and in the meanwhile deified Xiao Chaogui. Xiao had got divinity through his excellent witchcraft show. In fact Xiao's spell was hypnosis. It was after his death that Xiao got his Godhead. Hong Xiuquan honored Xiao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ultimate god for two reasons. One is that Yang and Xiao's holy statics of preaching gospel in the name of God could manifest each other's divinity and keep Hong's divinity theories. The other is Hong's conspiracy of making infernal powers condition each other. The formation of Xiao's Godhead had seen the whole procedure of the myth of Shangdi Jiao and also reflected the vicissitud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Key words: Shangdi Jiao;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Xiao Chaogui; apotheosis

(责任编辑 子清)